

徐中玉教授在书房里,手捧《中玉壶》与壶艺家谈桃林说着中学读书时与宜兴学友的往事,谈了许多有关紫砂壶的趣事,能听出,他对紫砂艺术十分懂行。当谈桃林请他在壶上题词时,徐先生写下了“热爱生命,但求无愧”。

徐先生淡泊名利,对光阴却特别珍视,即便在被错划成“右派”,从教授贬到图书馆劳动,直至“文革”遭难的二十多年中,也没放弃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在艰苦的岁月中,他远离尘嚣,与书为伴,读书达七百余种,做卡片二三万张,计一千多万字,当编《辞海》缺少人手时,知识渊博的徐中玉被选中,在“左”风盛行之时能戴着“右派”帽子作编辑,是件难以想象的事。徐先生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生命的价值,同时也证明了只有承受磨难,才能不断增长道德勇气。

进入新时期,徐先生迎来了文艺复苏的春天,他要追回失去的光阴。任华师大中文系主任时,他注重实践,追求实效,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开创了用文学作品替代论文,此举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热情,在这良好的学习环境中产生了全国知名的“作家群”,如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及评论家毛时安、南妮、王晓明、吴炫、陈伯海、许子东等。

# 海派书画海纳百川



■任伯年《三羊开泰》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源地,上海100多年来的海派书画也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上海徐艺艺术馆将于6月10日至6月27日举办“海上集珍”海派书画家艺术展,选取了100多年来近现代海派大家、名家的近百件优秀作品,让观众欣赏到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吴湖帆、张大千、徐悲鸿、朱屺瞻、谢稚柳等海派名家的经典作品,领略整个海上画派的发展过程,可谓是上海近年来难得一见的规模盛大的海派书画艺术大展。主办者希望这次展览能为上海在海派文化领域的研究和传承起到一些作用,为推动早日建成一个无愧于上海城市地位的海派书画艺术馆贡献一点力量。

著名学者、艺术家卢辅圣先生在展览序言中将“海上画派”的起源和“海派”三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细致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指出:追溯海派绘画的流变关系,会遭遇到一个复杂问题,即海派作为“所指”的具体范围,具有很

大的游移性、模糊性。通常被人们视为海派重要代表的某些画家,其实并不寄寓上海,抑或在其艺术的成熟期移居外埠,成为该地区的代表画家。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赵之谦,后者的例子则有黄宾虹、张大千等等。海纳百川的巨大涵量和永不止息的流动性,不仅构成了海派绘画无固定模式、无统一风格、无独尊宗主的基本特色,而且作为画家、画作、画事的最大集散地,与许多地区发生着“互市”关系。正因为如此,支撑起20世纪中国画坛新局面的各地著名画家中,有很大一部分与海派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文

【刊头篆刻】



作者 王新元

【文博故事】

## 徐中玉“题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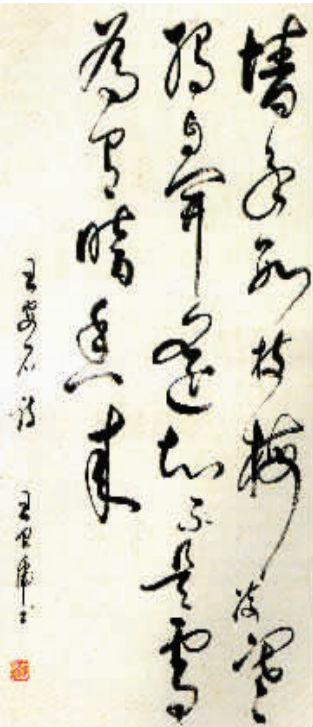
著名美术评论家、画家谢春彦出自对徐先生的钦佩欣然在《中玉壶》上挥笔作画,画面上,徐先生盘腿而坐,双手垂膝,一头花白短发倔强地竖着,满面笑容,硕大的“寿公”二字分列两旁,满地寿桃意为桃李满天下,并题款:徐夫子,神州文场老黄忠。颂扬老而弥坚之意一目了然。但笔者所知,历史上的老黄忠七十三岁便战死疆场,可当代“老黄忠”——徐先生七十五岁还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一职,为繁荣上海的文学事业正准备甩手大干呢。他不辜负作协前主席巴金先生的期望:“要把作协的工作做好,团结大众,多出优秀作品”。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制定新的规章制度,转变了以往理事“不理事”的风气,并大力扶植优秀文学青年,为八十岁的老作家举办纪念活动,筹划着办一所创作之家和规划着一系列为作家服务的项目。在他任职的八年中,文学新人辈出,一大批有影响的好作品应运而生。

七十多年来,徐先生在研究古代文学理论上有独特的建树和成绩,出版了十余部饮誉海内外的专著,先后出任过十余种期刊的主编,他与匡亚明共同创办的《大学语文》只是其中的一种,至今此刊印了九版,计三千多万册,被教育部定为国家重点教材。而今,94岁高龄的徐先生除主编几种丛刊外还担负着《文艺理论研究》(双月刊)主编,已整整29年了,每期他都要亲自把二十七八万字

的终审稿看上一遍,其中付出的辛劳只有他最清楚。尽管如此,他还计划着手头事忙完后即开始撰写《自传》一书。有人会同,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徐先生逆境不屈,顺境不息?他用近百年丰富、坎坷、多彩的人生无言地告诉人们:生命的意义只有通过为他人、为社会服务才得以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在离开这个世界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所以,徐先生在《中玉壶》上的题词:“热爱生命,但求无愧”对后人是一种嘱托,更是一种期盼。 陆正伟



## 笔力遒劲显豪气



初识王良虎先生,温和儒雅的相貌,好像与结体飞动,气势豪放的书法不相关联,可当你赏读了他的书法作品后,才会明白什么叫人不可貌相了。日前浦东展览馆举办的“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行草书会标就出自王先生手笔。搞书法的人都知道,行草书竖写容易出彩,横写难于章法控制,又难于率性,而他却能写得大小得体,左右顾盼,气势奔放,自然流畅,很见功力。而他为展会题写的“院士画廊”,高4米,宽近1米,四个一米见方的榜书,更是笔力遒劲,尽显豪气。

王先生是书法大家王学仲的关门弟子,30多年在墨海笔耕不辍,自成一格,被王老赞为:“其书推崇传统却又不囿于传统。”他为人相当低调,工作之余,只是在宣纸上挥毫抒写着激情人生。正如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晓明先生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写的:“他的榜书不拘一格,张扬个性,大有‘非我莫属’的神情,很具震慑力;但我更喜欢的是他的行草书。尽管同样个性毕显,但在豪迈的气息中透露出一种流畅、



▲ 世博春风撒祥和(草书)  
▲ 王安石诗(草书)

委婉、细腻的情愫,不由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无情未必真豪杰’的诗句。铁骨柔情,更具魅力。” 丹青 晓笛 文 阿东 摄

## 清代竹雕如意

“如意”原属佛教词汇,译自印度梵语“阿娜律”,是一种柄端为心形的手柄。佛教法师讲经时经常手持如意,将经文记在上面,以免遗忘。然而更广泛地为人们所认同的如意起源,其实是占有雅称“不求人”的搔背工具——“痒痒挠”。后来,因为它寓意吉祥,造型小巧可爱,实用功能退化,逐渐向纯粹的陈设珍玩和礼物馈赠演化。

作为工艺美术品的如意,以清代为多,康熙年间,如意成为皇宫里皇上、后妃之玩物,甚至与皇帝“如影随形”。因此,如意逐渐成为上层社会人物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也成为民间的厅堂陈设和文房玩物,以示吉祥、顺心。有诗句“椒威

都趋珠宝市,一时如意价连城”,表明人们对如意的器重。

如意制作至清代,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常见材质有金、银、玉、角、牙、翡翠、玛瑙、铜、竹、木等。由于竹雕如意取竹之气节清高之意,又常借竹的自然形态构思设计,巧夺天工,故倍受推崇。

竹根雕梅花如意(长38.2厘米,如意首宽8.7厘米,下图),呈棕色,包浆自然。作者借用竹根弯曲自然的形状,以圆雕、镂刻、高浮雕等多种技法刻成。一枝曲茎为如意柄,柄把上疤结深邃逼真,淑朵花枝盘茎而攀附,如意首花枝盘绕,花朵绽放,如同绣球,且造型优美,雕工卓尔不凡,线条弯曲巧致,浑



然天成。 竹刻灵芝首如意(长46厘米,如意首宽4.7厘米,上图),呈琥珀色,葆光莹润。如意用两节竹片制成,其身纤薄轻盈,如意手为竹节横弯反转而成,首面平凸,并阴线浅浮雕如意纹,柄中阴刻行书及款识。整件如意造型古拙,做工简洁奇巧,雅中透出精妙,十分耐赏。 上述两件竹雕如意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中国文物鉴定著名专家刘静鉴定,分别为清代早期竹根如意中的精品和清代中前期竹刻如意中的杰作。 胡希伦

